

中国近世戏曲史

下册

青木正兒原著

王古魯譯著

中華書局

下冊目次

第四篇 花部勃興期

自乾隆末至清末

第十二章 花部之勃興與崑曲之衰頽

- 第一節 花部諸腔.....四三八
- 第二節 蜀伶之跳梁.....四四六
- 第三節 徽班之勃興.....四五四

第十三章 崑曲衰落時代之戲曲

- 第一節 雅部之戲曲自嘉慶至清末.....四六八
- (一)舒位之瓶笙館修簫譜 (二)紅樓夢傳奇三種 (三)周樂清之補天石傳奇 (四)

黃燮青之倚晴樓七種 (五)其他諸家

- 第二節 花部之戲曲自乾隆至清末.....四七七

(附錄) 明清戲曲作者地方分布表.....四八八

【參考】毛聲山擬撰之補天石傳奇.....四九三——四九四

第五篇 餘論

第十四章 南北曲之比較.....	四九五
第十五章 劇場之構造及南戲之腳色.....	五一一
第一節 劇場之構造.....	五一一
第二節 南戲之腳色.....	五二〇
第十六章 沈璟之南九宮十三調曲譜與蔣孝之九宮十三調二譜.....	五三六
(附錄一)國立北京圖書館所藏之蔣孝舊南九宮譜(古魯).....	五六〇
(附錄二)蔣孝舊編南九宮譜與沈璟南九宮十三調曲譜(古魯).....	六一一
(附錄三)曲學書目舉要.....	七〇九
(附錄四)曲學書目舉要補(古魯).....	七三八—七五九
(附錄五)奢摩他室藏曲待價目(吳梅手錄古魯借鈔).....	七六〇—七六八
索引	

第四篇 花部勃興與崑曲之衰頽

自乾隆末
至清末

第十二章 花部勃興與崑曲之衰頽

此章原題爲自崑劇至皮黃調之轉移，載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刊行內藤博士還曆祝賀支那學論叢中，本書稍有修正處。其後一九二八年有鹿原學人者漢譯之，成小冊子，題爲崑曲皮黃盛衰變遷史，上海出版，而不言所本。苟讀者偶見此譯本，幸勿以其文句相同處多，而視予爲依據彼本者。

乾隆時，戲曲有花雅兩部之別。雅部指崑曲；花部則指崑曲以外之曲，例如京腔、秦腔等。揚州畫舫錄（乾隆六十一年刊）卷五中云：「兩淮鹽務例蓄花雅兩部以備大戲。雅部卽崑山腔。花部爲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統謂之亂彈。」是也。尙有綴白裘（自乾隆三十五年至三十九年繼續刊行。）第六集及第七十一集所載雜曲，當屬花部，其中有畫舫錄所未舉之高腔、亂彈腔、西調、吹調四種。所以名之爲雅爲花者，燕蘭小譜（乾隆五十年刊）之例言解之曰：「元時院本，凡旦色之塗抹科諱取妍者爲花，（按元人青樓集有「凡妓之以墨點破其面者曰花旦」之語，蓋卽指此也。）不傅粉而工歌唱者爲正，卽唐雅樂部之意也。今以弋腔、梆子等，曰花部；崑腔曰雅部，使彼此擅長，各不相掩，」意甚顯焉。

據此，雅花兩部之別，似起於乾隆年間。然花部腔調之發生，尚可追溯其跡於明萬曆以前。曲律（卷二）曰：「數十年來，又有弋陽、義烏、青陽、徽州、樂平諸腔之出。今則石臺、太平梨園，幾遍天下，蘇州（指昆曲）不能與角，什之二三。其聲淫哇妖靡，不分調名，亦無板眼，又有錯出其間，流而爲兩頭蠻者，皆鄭聲之最，而世爭擅趨痂，好靡然和之，甘爲大雅罪人。」卽此可知，崑曲王朝斯時已早爲外族開始威脅其邊境矣。但萬曆至乾隆二百餘年間，崑曲榮盛之極，王氣未衰，一至乾隆末葉，忽有巴蜀藝人，以西秦土音，擾亂南北，尋徽班勃興，咸豐以來遂至爲皮黃調全奪其席矣。今列敍乾隆以來花部諸腔於左，然後一覘花雅二部之消長。

第一節 花部諸腔

〔弋陽腔〕起於江西之弋陽，爲南曲一種，時代較崑曲爲古，嘉靖間成絕響。其後不久，有譚綸者，以海鹽腔爲基礎再興之云。此事已見湯顯祖之《玉茗堂全集》（卷七。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當爲萬曆間事。（參閱前第七章第一節弋陽腔項下。）

〔高腔〕其源似發於弋腔。天咫偶聞（光緒二十九年編。）卷七曰：「後迺盛行弋腔，俗呼高腔，仍崑曲之辭變其音節耳。內城（指北京內城）尤尚之，以之爲得勝歌云相傳國初出征得勝歸來，軍士馬上歌之，以代凱歌。故於請清兵等劇，尤喜演之。」此說何所根據？雖不詳悉，然似甚有理。果如其言，則高腔卽弋腔之流亞，屬於同一系統之腔也。

更自演奏之狀比較兩腔觀之，上述湯顯祖之宜黃戲神清源師廟記中記弋陽腔之狀曰：「其節以鼓，其調詭，」

時代降至清朝，禮親王嘯亭雜錄（光緒六年編）卷八，謂「弋腔不知起於何時？其鎊、鑼喧闐，唱口囂雜，實難供雅人之耳目。」竟適合於現存高腔之狀。觀此聽花氏著中國劇（八十三頁）所示高腔應用之樂器，文場用夾板、單皮鼓、大鑼、手鑼；武場用堂鼓、單皮鼓、大鑼、小鑼、大鑼、小鑼、噴呐等，其毫不用絲竹處，與湯若士弋腔記事之「其節以鼓」符合。且高腔囂雜之甚，就上述之使用樂器名目，一見可知也。反質諸今日曾聽高腔實演者，皆云此腔比他腔甚喧鬧，則又與上述記錄符合。就此數點而言，余欲附和天咫偶聞之說者。中國劇（二十四頁）曰：「明季政綱廢弛，滿人勢張。此間有一種新曲，盛行於世，謂之高腔。是曲本係直隸高陽腔調，其歌詞多出自崑曲，聲高調銳。後流入江西弋陽，謂之弋陽。」以弋陽腔出自高腔，其說雖誤，然以高腔發於直隸高陽之說，自今日高腔藝人多產其地觀之，無可懷疑者。意者弋腔移北地後，經過若干原因，以致此腔最盛行於高陽，遂因其地而得高腔之名稱歟？（參閱前第七章第一節末。）

附說。

高腔，曩日北京亦有演唱此腔之藝人，以不擅時好，今全斷其跡云。或告余曰：「今日若至保定或石家莊，此腔猶可得聞。」余嘗至

保定欲觀之，寓主云：「此地曩有演此腔者，今皆去矣。」余遂未達目的，引爲生平恨事。

〔京腔〕自弋陽腔變其聲者也。新定十二律京腔譜（有康熙二十三年之序）之凡例曰：「弋陽舊時宗派淺陋猥瑣，久已經有識者變改。卽江浙間所唱弋腔，何嘗有弋陽舊習。況盛行京都者，更爲潤色其腔乎？又與弋陽迥異……。」尙安得謂之弋腔哉？今應題之曰京腔譜，以寓端本行化之意，亦以見大異於世俗之弋腔者。」以弋陽腔之行於北京者名之京腔，可知實自康熙間此書始。觀其所載曲文，與崑曲所用者無異。

明嘉靖間之南詞敍錄記述弋陽腔行於兩京，則北京流行弋陽腔，其由來久矣。其腔入高陽者，得名高腔，留北京者，得名京腔也。京腔既云已經潤色，則似有稍與弋陽腔不同之處。而揚州畫舫錄（卷五）云：「有自弋陽以高腔來者。」觀此語，似弋陽腔與高腔一無區別。則高腔似存弋陽腔之舊而與京腔稍有不同者。以上三腔之關係大略如是。而其起源比諸崑曲屬於更古之南戲系統，所用曲本，亦與崑曲同。故以之列於花部，殊非妥當。宜與梆子腔、秦腔一類土戲有所區別也。

〔二黃〕張祥珂之偶憶編。（著者嘉慶時人）曰：「戲曲二黃調，始自湖北，謂黃岡黃陂二縣。」揚州畫舫錄（卷五）曰：「安慶有以二簧調來者。」據此足窺二黃興於湖北黃岡、黃陂二縣之間，傳至安徽益盛。近時歐陽予倩氏記戲場之定論，謂二黃戲發生於湖北，上傳湖南、廣西、廣東，下傳安徽，總名之曰「湖廣調」。（談二黃戲「中國文學研究」）其主用之樂器，有二說：一為本用胡琴，及傳至北京改用笛子者；一為本用笛子，至北京後改胡琴者。（同上）余取後說，容於後文西皮項下辨之。

〔秦腔〕自其名稱上即可知其出於陝西，然追溯其源則實出於甘肅。乾隆末之燕蘭小譜（卷五）曰：「蜀伶新出秦腔，即甘肅調，名西秦腔。其器不用笙笛，以胡琴為主，月琴副之。」其傳至北京年代雖不詳，然據夢中緣傳奇序云：「長安（按指北京而言）梨園……所好秦聲、囀弋，」序中有「甲子秋暮余以病將告假」之語，甲子為乾隆九年，則此時北京已見此腔流行矣。近日陝西土戲尙用其腔云。（戲劇月刊第四期）近日流行北京之「山西梆子」，一般雖解說為秦腔之俗名，但此非乾隆間所稱之秦腔也。略有鄙見，容後述。

〔西皮〕與二黃並稱爲「皮黃」爲北京徽班——安徽優伶所組織——所專唱，故有兩者同起一地成曲之說。近人之梨園佳話（八頁）曰：「徽調者皮黃是也。皮爲黃陂，黃爲黃岡，皆鄂地名，此調創興於此，亦曰「漢調」。介兩黃之間，故曰「二黃」。又曰：「西皮則僅行於黃陂一縣而已。」辯氏中國劇（六十九頁）亦云：「二黃、西皮起於湖北。」二黃固無待論，至若西皮，則並非起於湖北。茲少論之。道光初年深悉京師劇界消息之張亨甫所著金臺殘淚記（卷三）中有「亂彈卽弋陽腔，南方又謂「下江調」，謂甘肅腔曰「西皮調」」之語，雖文簡難明其詳細，然其義當爲「亂彈卽爲弋陽腔，南方又稱之爲下江調；南方稱甘肅腔爲西皮調」。著者張亨甫爲福建建寧人，是以舉南方稱呼以與北方稱呼對照。果如其言，西皮爲甘肅腔也。僅據此言猶未可遽信。然燕蘭小譜記其目擊乾隆末年開始大流行於京師之甘肅調（卽西秦腔）情狀曰：「其器不用笙笛，以胡琴爲主，月琴副之；又有聽春新詠（嘉慶十五年左右所著），亦載「秦腔樂器以胡琴爲主，助以月琴」（西鄙秀官項）。此與目前西皮同一情狀，反與現在稱爲秦腔（山西梆子）者異趣也。胡琴一物，顧名思義，當爲北方蠻樂之器。輸入於北京徽之上述記載，似以西秦腔爲嚆矢。觀現在劇場音樂中用之者，僅爲西皮與二黃，令人忖思此二腔非與秦腔有若何關係耶？且光緒初年之懷芳記亦云：「一變爲西皮，則秦聲激越哀怨盈耳。」今綜合此類記載，以之觀察現今之西皮調，似可下斷案曰，乾隆嘉慶道光間流行京師之秦腔遺聲，卽今之西皮調也。余雖持此說，後讀歐陽子《清之談二黃戲》一文，知今日戲場中亦有此說，私引爲快曰：「有人說，二黃本於徽調的高撥子，西皮本秦腔。」而舉其友人之言曰：「湖北叫『唱』是『皮』，『西皮』或者是『西秦的唱』的意思。」此說甚妙。果如其言，則其名稱所示，亦足見其出於秦腔。且在

漢調——湖北之皮黃調——中，稱二黃爲「南路」，稱西皮曰「北路」，蓋二黃爲安徽調屬南腔；西皮奪胎於秦腔，爲北腔，故有如是稱呼云。然則兩腔之由來，其地方區別益顯著焉。

然以何原因，安徽優伶，除二黃外，竟至兼演西皮腔乎？據揚州畫舫錄，則乾隆末年徽伶高朗亭初輸入二黃至京師時，記云：「以安慶花部合京秦二腔，名其班曰三慶。」此時秦腔最盛，故徽伶等爲投時好起見，始與秦腔接觸也。其次金臺殘淚記（卷三）亦載秦腔之事曰：「此腔當時（乾隆末）始蜀伶，後徽伶盡習之。道光三年御史奏禁。」由是觀之，徽伶除本來擅長之二黃外，兼習秦腔也明矣。此外猶有二三文獻可窺嘉慶道光間徽伶兼習秦腔事，足以證明其事實。嘉道間京師曾有稱爲「西班牙」或「西部」之秦腔專門戲班，其勢不振，終非徽班之比，徽班似漸次壓倒此種戲班，並自其手中奪去秦腔而成爲自家藥籠中物也。（此事容於後節詳說。）其間當有自變其調令其接近自家家傳二黃調之點。余疑彼等爲區別此調與本來秦腔之故，遂與以南方通用之異名者也。果若是，則「二黃本用笛，及用笛，及至北京改用胡琴」之說，似有理。即據燕蘭小譜等所記，胡琴本爲秦腔之特有樂器，而二黃本用笛，及與秦腔合，遂倣之改用胡琴者非歟？近時二黃西皮，其伴奏樂器毫無所異，惟胡琴之合調方法，兩者間似有截然之區別。

〔梆子腔〕不詳其起自何處？起自何時？觀綴白裘所載花部諸腔中此腔最多，則可知乾隆三十五六年左右，此爲花部中最流行之腔也。而揚州畫舫錄（卷五）記云：「句容有以梆子腔來者。」劇說（卷一）有「近安慶梆子腔劇中」之語，句容屬江蘇，安慶爲安徽之一地，蓋此腔必向係流行於江南者。此腔當因擊梆子以取拍子而得此。

名也。今山西梆子腔尙用之。然舊時梆子腔已失獨立之存在。據歐陽氏之談，二黃戲屬弋陽腔之「嗚咚調」，一稱「梆子調」，又稱「吹腔」云。梆子腔果出於弋陽腔一派否耶？今一無可以論斷之資料，然以吹腔與梆子腔爲同一腔調，則非也。此二者各屬一腔，徵之綴白裘明甚。例如梆子腔戲買胭脂一齣，由「梆子腔引」「吹腔」「梆子腔」「前腔」「吹腔」「梆子駐雲飛」六曲而成，可見此爲併用梆子腔與吹腔者。其他「途嘆」「問路」「雪擁」「上墳」等梆子戲諸齣，皆併用此二腔焉。蓋吹腔原屬於別種腔調，其後當爲梆子腔所併吞。且乾隆時之梆子腔，徵之綴白裘，其抱擁力極大，併用其他諸腔者亦不少。打麵缸、過關併用西調（當爲西秦腔）；花鼓併用高腔；斬妖爲梆子戲而用京腔；磨房串戲（二齣接續）爲梆子戲，前齣用亂彈腔，後齣用高腔之類是也。故自今日而考其系統，極感困難。但以余之想像言之，今日有附屬於皮黃調之南梆子腔，插入西皮調之花田錯、得意緣等，近時旦角所喜用之調也。其腔不類皮黃，別具一種趣味。此非梆子腔本來之遺響歟？其次，附屬於梆子之吹腔，近日皮黃戲中所演探親相罵、小上墳之類，往往有用之者，或保存其舊歟？

「山西梆子」今北京等所行之此一調，雖一般人以秦腔目之，然以之爲「舊秦腔」，則甚爲不當。「舊秦腔」者，一如上述燕蘭小譜所記載，伴奏以胡琴爲主樂，以月琴爲副，而不用笛，以爲特徵。此與近日之所謂秦腔，全異其趣之處，而近日流行之秦腔，則以稱「碗琴」（俗名「呼呼」）——把手較胡琴長，（約有二倍）軀幹以梆子挽空製造者——之樂器爲主，而以笛副之。此與燕蘭小譜之記載全不符合。胡琴碗琴雖同以絃拉之，然碗琴用梆子，非明白語人。此器產地爲南國耶？（南方有與之近似之樂器。德川末期，自福建一帶輸入吾國，稱爲「明清樂」所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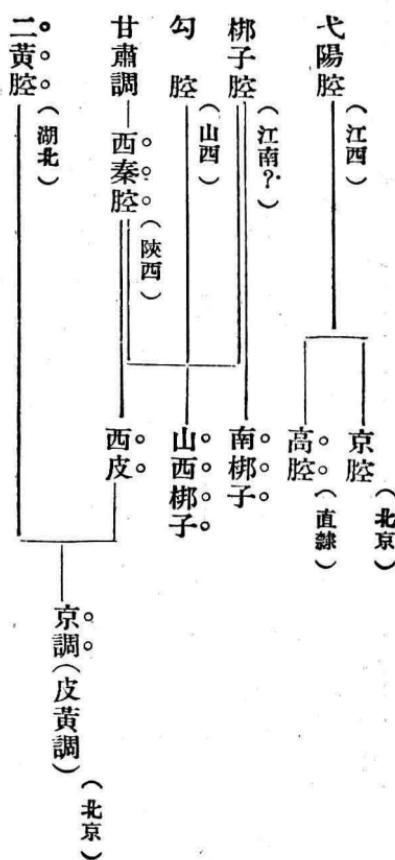
之提琴，與碗琴製作大約相同，軸幹用梆子者，其主要樂器帶有上述南國色彩之此一腔，竟認其爲自甘肅陝西等西北地方傳來之音樂，此余所難表同意處也。且窺此腔最初流行京師時之狀況，益覺其非舊秦腔也。光緒間之著書粉墨叢談曰：「癸酉甲戌間（光緒十二十三年）十三旦以豔名噪燕臺，且秦人能作秦聲（按十三旦本名曰侯俊山，山西人而非陝西人。）……初都門不尙山陝雜劇，至有嘲之爲『弋陽梆子出山西，粉墨登場類木雞』者，至是靡然從風，爭相傾倒。」又同時期之著書天咫偶聞曰：「光緒初忽競尙梆子腔，其聲至爲急繁，如悲泣，聞者生哀。余初自南方歸，聞之大駁。」此腔若爲舊秦腔，則道光末年，已有專演秦腔之西班存在之事實，且徽班中亦有演秦腔者，則都人士安有張驚異之眼，竟至嘲之爲木雞，聞之而駁耶？意者今日之此一調，當於斯時傳入都門者，非原有之秦腔也。

余旣以西皮調證爲出於秦腔矣。今以此種山西梆子腔與西皮比較時，覺其旋律間往往有相類處。其若干拍子全與西皮同。近時歐陽予倩氏謂西皮之慢板、快板、搖板等結構均與山西梆子同行腔亦甚相似，惟韻味不同耳。（談二黃戲）卽此可得而明悉此腔與舊時秦腔有若干關係。尤卓氏之陝西戲劇概況，謂「現在京戲園裏所唱的梆子，都是已經北平伶界改造過的，所以叫做『京梆子』，那陝西的本地戲，才是真正的老牌秦腔，（戲劇月刊一卷四期。）」此明言山西梆子與陝西現行秦腔之相異也。但斷定之爲北京所改造者，則甚爲不當。以余觀之，斷定其改造，在光緒初年山西藝人以此腔入北京以前，於山西完成者。與其謂爲改造秦腔，毋寧視爲山西特有之勾腔採取秦腔而出新腔，不較爲穩當歟？燕蘭小譜（卷三）曰：「山西勾腔似崑曲而音嚙亮，介乎京腔之間。」（此乾隆末年之記事也。）金臺殘淚記（卷二）曰：「今山西旦色，少佳者，所謂勾腔亦稀矣。」（此道光初年之記事也。）乃知勾腔爲山

西特有之腔。今聽流行之山西梆子，其用笛處似崑曲，而其唱聲比崑曲宏亮，與上述燕蘭小譜所言者，非不符合也。至若前述之帶有南國性質之碗琴及此腔特徵之梆子，當自舊梆子腔探入者。但曲調無由知其有梆子腔之影響否也？蓋勾腔、秦腔、梆子腔之合作者，當爲光緒以來之山西梆子腔，以之爲秦腔，則誤也。

〔亂彈〕上文已略述及，揚州畫舫錄則以之爲花部總名。燕蘭小譜（卷四）亦記雅部優伶吳大保之事曰：「本習崑曲，與蜀伶彭萬官同寓，因兼學亂彈」（此項所記亂彈似指秦腔而言）。金臺殘淚記（卷二）亦曰：「今都下徽班，皆習亂彈。偶演崑曲，亦不佳。」又品花寶鑑（道光中期之小說）第四回亦有：「你這麼一個雅人，倒怎麼不愛聽崑腔，愛聽亂彈？」等語。併合考之，各項所述之亂彈，皆與崑腔相對而言，而因各種情形所指之腔，並無一定。即如畫舫錄所言，則可察知其爲與雅部相對之花部普通名稱。然亦有稱爲亂彈之特殊一腔存在之事實。即綴白裘第十一集卷三中載有題爲亂彈腔之擋馬一齣，而標爲梆子腔之磨房一齣曲牌，用亂彈腔。其他亦有二三例。蓋亂彈者，當指衆多樂器合奏熱鬧之謂也。但閱揚州畫舫錄，記曰：「郡城花部，皆係土人，謂之本地亂彈，此土班也。」則揚州特有之地方的樂曲，謂之本地亂彈也。因進一步推測之，大約不僅揚州，即其他地方之固有樂曲，可稱爲本地亂彈，遂得略稱之爲亂彈之應有現象也。綴白裘中，雖不可得而測知其爲何地之亂彈？但令人懷思或即如上述由普通名詞產生特殊名詞者乎？聞之保定產之某君曰：「今故鄉有演亂彈者，合奏衆器，甚形熱鬧，而有趣味。雖記憶不詳，確係笛、胡琴、絃子、鼓、鑼等皆備，笙亦用。」由此，亦可爲考亂彈性質之一助也。

以上就花部諸腔已略述畢其大要。今製一系譜於左，以供參閱。（譜中旁附以圈點者，現行之腔也。）



第二節 蜀伶之跳梁

乾隆末期以後之演劇史，實花雅兩部興亡之歷史也。雅部王者也，花部霸者也。自明萬曆迄乾隆中期，適當西周時代。崑劇如周室，君臨劇界，克保其尊嚴，自乾隆末期為始，成為春秋之世，崑曲威令，漸次不行，權柄遂落西秦南弋兩霸之手，然斯時猶知崑曲之可尊也。道光以還，頓為戰國之世。花部梟雄相競，各樹旗幟。崑曲遂如有若無矣。至咸豐同治之間，皮黃成一統之業，奠定子孫可萬世君臨劇界之基矣。劉邦之起，果在何時？

概觀清代文化發展，康熙年間，以新興之勢，學術藝術等雖有規模大者，然其氣息上，猶難免為明代之持續者。一至乾隆，清朝基礎已達確立之域，同時其文化，漸有新意，遂呈與明代相異之特色焉。劇界亦不能趨避此種大勢，

漸生厭舊喜新之傾向，遂現漸趨與明代戲曲之崑曲相距甚遠之花部氣勢也。此蓋爲時勢所趨，今察其狀（第一）厭舊欲新之趨勢；（第二）看客趣味之低落；（第三）因北京人不喜崑曲，其因可歸給於此三點焉。

第一厭舊喜新之傾向，雖爲各時代所共有之民衆心理，惟康熙時，以明代文化之餘勢尙強，求新之傾向尙未顯著耳。第二，趣味之低落，若更尋其因時，則時至乾隆，昇平日久，漸忘患難，世俗均流入驕奢華美之途。此種趨勢，各種藝術上顯然呈露，試觀詩畫，雖屬清新纖細，然難免靡弱之譏。又以一例言之，試陳列康熙乾隆二時代之陶器於一堂中，乾隆製品，雖精巧美麗，然欲於其中復求康熙製品之質實莊重之趣，不可得矣。此種情形，固不可謂爲墮落，然可視爲易陷墮落之傾向，蓋文勝於質，爲靡弱之因，繼之而來者必墮落，此歷史上屢屢反覆演出者也。當時劇界，相公之風趨盛，此不可不謂爲劇道之墮落也。所謂相公者，如金臺殘淚記（卷三）記云：「京師梨園旦色曰相公」，雖云指旦角而言，然其私鬻色笑之事，直類我元祿（爲日本之年號，歷十六年又改元爲寶永。元祿期間適當公元一六八八至一七〇三年之間。古魯註。）時之「影間」（變童也。據云日本之有男色，由空海（入唐僧爲日真言宗之祖）自唐土傳來，其始僅盛行於僧侶間，其後漸至公卿之間，亦染此風。其後若衆歌舞伎（歌舞伶人）出，此風益盛。當時幕府不堪其弊，承應元年（明永曆六年）禁止之。並令伶人剃去前髮，謂之「野郎」。但至元祿時，益爲流行。「野郎」竟分三種：（一）野郎中有技藝演技舞台者，曰「舞台」；（二）巡迴各國者曰「飛子」；侍客者曰「蔭間」（即影間又曰陰間）古魯註。）其弊無異於「若衆歌舞伎」（見上註，古魯註。）愛歌童之風，其由來固已久矣。明嘉靖間嚴世蕃愛海鹽優者金鳳之色，竟至晝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云。（劇說卷六）嘉靖、萬曆間人潘之恆曲艷品中曾品評歌童數人。（序言有「惟童子年，其穎易露」之語可知其品題者爲童伶也。）又明萬曆初年之名義考（卷五）云：「歌童俗

謂之「小幼」，柔曼溢於女德。或謂能侑飲者爲「小侑」，此蓋爲後世所謂相公也。如清初錢謙益、吳梅村等詩人謳歌吳伶王紫稼之色藝（心史譜刊王紫稼考），如陳其年狎如皋冒辟疆家伶徐紫雲等類騷臺逸事，以此亦可窺見不韻侑酒無歌童便爲不歡，則此風流行已久矣。惟一至乾隆時代，其風益爲盛行，苟繙閱品花寶鑑（道光年間著）——相傳爲描寫乾隆中期京師貴公子文人等與相公情事之小說——亦不難想像此風盛行情狀。（品花寶鑑中人物，蕭靜宜影江慎修；田春航影畢秋帆；侯石翁影袁子才；史南湘影蔣苕生；屈道翁影張船山；其他華公子徐子雲等，亦皆實有其人，詳見鄧羅延室筆記「小說引證卷八」。）此外乾隆五十年刊行之燕蘭小譜——優伶品評記——專評旦角，毫不論及生淨，此亦不外相公隆盛之反映也。第三原因，北京人不愛崑曲情形，乾隆初年之夢中緣傳奇序中曰：『長安（按指北京）梨園稱盛，……而所好惟秦聲、囉弋、厭聽吳騷。聞歌崑曲，輒閑然散去。』又有乾隆末年之燕蘭小譜（卷一）記曰：『崑曲非北人所喜，』可知焉。上述相公流行惡風，令觀劇者自藝術的鑑賞墮落於聲色的低級趣味，蓋爲自然之勢，從來戲曲置重於「聽」，竟至發生以「看」爲主之傾向，當然之事也。此花部諸腔之所以凌駕音樂上優秀之崑曲，其音樂優值雖較劣，然以旦色美麗呼集觀眾也。加之北京原厭崑曲閑雅欲求強烈刺戟之音樂，誘之以花部戲曲，如示食於饑者也。北京爲文物輻輳之地，故劇界花雅兩部逐鹿，亦在此中原之地行之，北京中兩部之消長，遂至決定天下之大勢也。以下主要陳述中原逐鹿之狀，以覘其大勢焉。

乾隆末期，京中花部，京班——北京土著之藝人——先佔勢力，其所演者，以京腔爲主。當時八達子、天保兒、白

二等負有盛名。燕蘭小譜（卷五）曰：『昔京伶八達子係旗籍，在萃慶部。雖貌不甚妍，而聲容態度恬雅安詳，大小雜劇無不可人意者。一時盛稱都下。於甲午年（按乾隆三十九年）沃若而隕，今其名尚津津在人齒頰間。』又曰：（卷三）『白二大興人，原係旗籍，旦中之天然秀也。昔在王府大部，（按王家專屬之戲班）與八達子、天保兒擅一時盛譽。余乙未（按乾隆四十年也）入都，渠春光爛熳已開到荼靡矣，然興未闌珊，聲名不減。』乃知八達子於乾隆三十年以前享名，白二承其後，獨負盛名也。白二最得意之藝，爲潘金蓮葡萄架，自扮潘金蓮，有黑兒者，扮侍女春梅合演，甚爲嬌媚云。（閻譜卷三）葡萄架事，出小說金瓶梅，極爲淫靡，以此足知當時彼等所爲情狀矣。正斯時焉，一妖豔無比之旦色突然於乾隆四十四年自四川入京，忽奪其赤幟而去，此即魏三也。

魏長生；字婉卿；俗稱魏三。四川金堂人，秦腔花旦也。乾隆四十四年隨人入京師，其時都中有一班名雙慶部，不爲世人所賞，戲園亦莫齒及之者。長生告部中人曰：『使我入班兩月，而不爲諸君增身價者，甘受罰無悔。』入班後，演滾樓一劇，（此時以楊五兒爲副色。一時並稱魏楊。）名聲忽動都城，觀者日至千餘。其他六大小班亦頓爲之減色云。（閻譜卷五魏長生小傳）此時京中弋腔盛行，士大夫均厭其囂雜，且乏聲色之娛，長生因之變爲秦腔。辭雖鄙猥，然其繁音促節，嗚嗚動人，兼演各種淫穢之狀，皆人所罕見者，故名動京師。凡自王公貴位以至詞垣粉署，無不傾擲纏頭數千百者，故名動京師，一時不得識交魏三者，無以爲人焉。（鴻臚雜錄卷八）遂令京腔舊本，置之高閣，六大小班亦幾無人過問，或有竟至散去者。（閻譜卷三魏三項）因之京班名伶白二亦爲其壓倒，白之拿手好戲葡萄架，亦自魏三滾樓出後，不再演云。（閻譜卷三白二項）然此時彼已年長（夢華瑣簿云：「時年已二十七」；嘯亭雜錄云：「年已逾三旬」，未詳。

孰是？因物色陳銀官（時年十七）爲徒，傳其媚態，以邀豪客。乾隆四十五六年左右，徵歌舞者，無不以雙慶部爲

第一云。（魏長生小傳）

魏三之藝風，蘭譜評以妖冶二字。魏爲旦色界闢一新紀元之天才，得寫實之妙者。據蘭譜（卷五）云：『京旦之裝小腳者，昔時不過數齣，舉止每多瑟縮。自魏三擅名之後，無不以小腳登場，足挑目動，在在關情。且聞其媚人狀，若晉侯之夢與楚子搏焉。』夢華瑣簿（道光二十二年撰）曰：『俗呼旦腳曰「包頭」，蓋昔年俱戴網子，故曰「包頭」。今俱梳水頭，與婦人無異，乃猶襲「包頭」之名，觚不觚矣。聞老輩言，歌樓梳水頭，端高蹻二事，皆魏三作俑。前此無之，故一登場，觀者歎爲得未曾有，傾倒一時。』乃知今日旦腳所常用之假髻及高蹻，實爲魏三所首創，此演劇史上頗值特筆記載之事也。且彼之滾樓一出，多學之者，有劉三官之桂花亭、王桂官之葫蘆架、陳銀官之雙麒麟等。陳銀官扮演，最爲肉感，未演前先設帷楊花亭，裸裎揭帳，令人如觀男女入伏之狀云。（蘭譜卷五）如此冶鑿成風，多敗壞風俗之處，至乾隆四十七年秋，官遂禁魏三入班焉。（魏長生小傳）

魏三聲名高一時，於當時權相和珅有斷袖之寵，車騎若公卿，出入其府第云。（金臺殘淚記卷三）相傳嘗下揚州，出演江鶴亭，一齣之價，受贈千金（揚州畫舫錄卷三）。經歷如是情形，頓致富有，旣而抽身歸鄉里。其徒陳銀官，繼承師業，頻演醜狀，後陳亦爲官所禁，遂逐歸四川，其風稍息。（囑亭雜錄卷八）陳銀官歸川事，當時秋坪新語（乾隆五十七年著）中詳記之。茲撮其大略云：當時銀官與一孝廉李載園相契，極傾心向之。乾隆五十一年，載園得官，將赴保定，因鬻日恣情蕩遊之故，負債不少，難於拔足。銀官爲之張筵，大招賓客演劇，得千金，又出己資，償載園債，令得赴任。自有